一只猫的哲学范儿

谭浩泉

我家的猫远看是纯白色，近看却大有文章：白白的身体拖着一条黑尾巴，头顶两边点缀两个黑团，黑尾巴又夹杂些许白毛，肩膀和后腿各有一小团黑色；雄性，却又柔婉优雅。老子云：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猫以自己体态就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可谓身体力行也。因其白色，女儿唤它“牛奶”，我们因其体态胖乎乎的，唤它小胖子。

小胖子一进家来，就东张西望四处查看，充满了好奇，喵喵叫个不停似在提问。厨房、卫生间、卧室、窗台、床底、桌面，它无处不去。乃至衣柜门只要有缝，它要用前爪扒开进去探视一番；厨柜门开着时，要前去嗅闻一阵。它最常见的姿势是坐在阳台上仰望苍穹的蓝天白云和飞过的小鸟，有时一望就是几十分钟，那呆萌、可爱的样子，叫我想到了哲学的起源：人类唯仰者信，唯信者仰，没有仰望星空的神秘，时空的永恒，就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没有哲学！无限深邃的时空叫人太多的联想，有太多的好奇，这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精神姿势！我等自誉为万物之灵，仰望天空的时间还不如一只猫，实感惭愧。

近来，家里买回一面立镜，放在阳台一角，刚放下，猫就转过来对着镜打量一番：里面怎么有同样的事物？正犹疑，我在后边笑，它回头一看，爬到底下看看，又转到镜侧看看，似有所悟，但又没悟，掉头走了！后来又多次有意识引导

它到镜前探索“我是谁”的问题，它总是似懂非懂，似悟非悟，每次都有吃惊、犹疑、探究、走开的过程。研究表明，动物界有“自我”意识的只有大象、猩猩少数几种，猫没有“自我”意识。一如人类哲学一直在探究“我是谁”一样，探索了几千年，依旧没有答案：三岁小孩知道自己的名字，八十老翁未必明白自己是谁。不过，小胖子“至人之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庄子镜子情怀倒值得我等学习。

哲学只管提问，只是有探索的过程而没有答案的。有人形容哲学是一帮子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夜的一间黑屋子里捉一只黑猫。其实，你一帮子穿白衣服的人在白天的白地里捉一只白猫也差不多，乐趣不在于是否捉住了猫，而是捉猫的过程就让你满足了：兴奋、运动、速度、反应、思考、变化、闪、转、腾、挪，哪一样不让你有所收益呢？过程即是目的，本身即是结果啊！

心思太复杂、太看重世间“有用”“无用”分别的人当不了哲学家，因为他没有遵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简单。所谓内心愈丰盈，生活愈素简。哲学，就是“多中求一”的过程。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归于“一”，而这个“一”，又能派生万事万物，所谓“以一统多，多中含一”是也。小胖子之简单已有哲学范儿：简单到一辈子就穿一件白中杂黑的衣服，一辈子就吃一种食物（网上购的猫食，任何其他食

物如鱼、水果等它都不吃），一辈子就讲（叫）那么几句“喵喵”话。买个乒乓球让它玩“捉老鼠”的游戏，它一玩就能玩好久，拿硬币在地板上转逗它玩，它也能玩上半天。梭罗曾仅带一把斧子就在瓦尔登湖畔搭建木屋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苏格拉底曾在古希腊街上看到琳琅满目的百货，说道：这些东西有多少是我不要的啊！小胖子也可说，这世界要那么多东西干嘛呢？

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小胖子是女儿在广州上班时，在国外的女婿说她一个人不好玩，买了只咖啡猫陪她。这猫的身世只是宠物店买的，它的父是谁，母是谁，乃至爷爷奶奶是谁，全都一无所知了。当然更远的远古，人类与猫或其它动植物是同一个起源，是同一个“一”发端的无疑。与小胖子如此有缘，说不定在多少亿年前亦曾相遇于某个“一”呢！只是这回的“缘”又要尽了。它去年12月进我家，6个月来一切皆好，只是换季时猫毛太多，先是粗毛遍地铺，后是绒毛满空飞。妻和我都觉得人猫混住不是长久之计。多次说服下，女儿因为要出国带不出境，决定把猫送给广州时的同室朋友。过两天它就要坐火车离衡了，它的归宿在哪，命运如何？想来好不令人惆怅！心里亦有十分不舍！与人类千古提问“我到哪里去”一样，打个领结，戴个帽子，如果再拄根手杖就是哲学博士范儿的小胖子，你可捉住了什么答案，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儿呢？

渔事

贺楚建

老家乡下有个青草田园，田园里有个小水塘，水塘里的水草丰茂，引得无数鱼虾栖息其间。

有父女二人，拿着木桶和渔网来到塘边。父亲取网，用力向水塘中撒去，只见那蔚蓝的水面上，荡漾着一圈圈粼粼的波纹，飞溅出一朵朵金色的小浪花，远远望去，就像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有一幅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图。

渔网慢慢往下沉，好像想网住一个世界。由于水塘底部丝草丛丛，好几次下网，都被丝草缠住了，狡猾的大鱼成了漏网之鱼，近在咫尺，却又虚幻缥缈，无可奈何。父女俩稍憩后，父亲拿着木桶，从水塘里提水一桶桶地倒入田里，女儿搬开一个小口子，把水放进塘边的水沟里。不一会，塘水瘦了许多。女儿朝父亲使了使眼色：草丛中有条大草鱼，正悠闲自得。原来，这是条老奸巨滑的大鱼，之前，它一直在“坐山观虎斗”，所以体力十分充足。可父亲已累得气喘吁吁，但他不想错过这漏网之鱼。父亲再次张网，大鱼轻轻一闪，躲过了攻击；不给大鱼喘息机会，渔网又向它扑来……这一捕一躲，大鱼终于被逼到死角，成了瓮中之鳖。在这危急关头，只见大鱼先将身体倾向里边，父亲见了赶紧把网向里面撒去，大鱼用尽全力从外边冲了出去。没想到鱼儿也会使“调虎离山”之计，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这时，父亲又想了个好办法，父女俩在浅水里来来去去，用棒子和桶在水里不停地搅拌，慢慢地一池清水变成浑浊不堪，像一锅泥酱汤。鱼儿终于沉不住了，水面上露出一些迷人的小嘴巴和鱼背，父女俩在浑浊水中的水面上一个个收拾鱼儿了。可大鱼不是等闲之辈，钻在水底下不动，父亲找准机会，快速出击，双手死死地抓住它不放，终于成功了。女儿稳稳地接过他父亲手中的鱼儿，放进桶里，鱼儿眨巴着眼睛，仿佛悻悻地说：“算你狠！”此时父亲的目光中闪烁自足的光彩，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女儿也笑了，笑得更加迷人，高兴尽在眉宇间荡漾。

我明白了：渔网，虽是渔民们经常捕鱼的一种工具，也是捕鱼最有效的方法，但又不是唯一的好方法。人的一生中，我们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当你无法走出困境时，就要学会深度思考，只有深度思考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最终尝试并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从而获得成功。

回到小时候

何芬

一位作者添一宁馨儿，孩子刚生下来，他就写了个稿子给我。孩子都快满月了，他问稿子用得用不得。我先坚决地表明了态度，然后在那七扯八扯，关心起孩子吵不吵，是不是晚上睡不好，意思是您这次写得太随便，不能代表您平均水平。对方说孩子不吵，挺乖的，聊着聊着，他拍脑袋一想：也是，太激动了，稿子没收住。我赶紧顺杆溜，一不小心说漏嘴一段往事：“我小时候就老吵，我爸说要把我丢到河里去。”

于是，我就有了写我爸爸的兴趣。据说，我爸爸扬言要把我丢到河里那会，他每周从衡阳去我妈妈的工作地，都是带着自己的案头工作走的，而“闹百天”的我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天可怜见，欧阳海灌区下的那条白沙河，白白地流淌。我稍长大，会拿铅笔了，在那些衡阳地区文化馆的内部刊物上画小人，算是报了仇了。

别人家的爸爸都是一辈子的暖男，而我的爸爸似乎只暖过我小时候。

记得有一次，爸爸把我扛在肩上，赶山路去坐从常宁到衡阳的车，姑姑在山路小跑着逗我玩。伸手不见五指的凌晨五六点，远处的路是漆黑漆黑，耳边是一片连着一片像怪物一样扑来的漆黑大山，我低头说“怕”。爸爸扶住我，把我侧身一

翻，放进他的怀里，说：“这下不怕了。”我闻着山风吹着爸爸凉凉的布衣中出来的沁甜空气，听着他们背着行囊走路的沙沙声，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天亮了，我就会自己蹦跶着要下来走了。

我五岁才回爸妈身边读书。之前在乡下，我跟着奶奶去村里小学玩，看着人家报名读书，也闹着要读书。最后，因为姑姑的父亲是教师，去说了情，才让报名。老师拿张桌子坐在教室门口，挨个面试我们。我古诗背出来了，但是数数要从一数到一百，数到五、六十时，我停顿了一下，于是只能当副班长。

可我这副班长，也没好好当。那时，冬天，我们在乡下上学都提着一个小火炉走，教室里虽然有一个煤炉，但也是不顶用的。怕我上学冷，爸妈从城里给我捎了双蓝色棉靴，还有顶肉色翻毛棉帽。帽子还算好看吧，可惜有点大。为了扶正爸妈给我买的新帽子，我上课开了小差，没回答上老师的提问。老师气愤地把我的帽子一摘，丢在地上：“戴咯帽子有什么用？你最近成绩有下降啊。等期末考不了双百，副班长也没得给你当！”然后，老师叫正班长回答那个问题，正班长回答出了那个问题。

期末，我真的没考上双百，我拿着试卷，最后离开教室的。

一年级第二学期，爸妈考虑我反正已经读书了，还不如回衡阳读。到衡阳报名时，遇上与乡下读书时同样的问题——年龄未到，不让报名。但还是让我参加了插班考试。记得考试时，我坐在讲桌前第一排那个位置，爸爸的好友都到教室外来陪考了。考完，家长们围着监考老师当场阅卷，出来一个达标分，大家就一起看是哪个孩子的。看完一个91分的试卷，大家急不可待报出名字。是我的。老师再循着名字翻出我另一科的试卷，只有80多分，于是说：这一门弱了点，你年龄小，还不错，要不，你下半年来报名，重读一次？那个瘦高的慈祥的老老师抬起眼镜说出这话时，我就哭了。

“我不重读，我不重读……”爸爸抱着我，离开学校到家里，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一路。我在爸爸肩头又哭又蹬脚，路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着。爸爸一只手抱紧了我免得我摔下去，一只手重重地给我擦眼泪和鼻涕。他红了眼睛，但又哭笑不得地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重读也没事……有书读啰……”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个广告就想起这次经历。那个广告说的是一个孩子的琴音刚落，画外音就传来鼓掌声：“再弹一次，

再弹一次。”那个孩子坐在钢琴前就抹起了眼泪，说：“我又不是没弹好，干嘛叫我再弹一次？”

虽然，我的考试成绩并不好，但当时的我真的很介意再来一次。

所幸，我最后还是报了名，没有重读一个一年级。不过，我现在都不能确定，爸爸还记不记得我说的这两件事。或许，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因为随着我长大，我和他越来越针尖对麦芒。我挨过他的大棒，也摔过他的门。记得初中有一次，我和爸爸因为生活细节的事吵了起来，妈妈出差还是去探亲了，不在家，我和爸爸之间没有了缓冲剂，我一气之下，走出了家门。我一路哭着，从老区先锋路步行到现在开发区日鑫建材市场处的姑姑家。姑父去给爸爸报平安后，回来说：“我去时，屋里也没开灯。你爸爸穿件短裤白背心，一个人端碗饭，在那一粒一粒扒。”突然，我就可怜起爸爸起来，但还是在姑姑家住了几天才回家。

今年父亲节之前，遇上我生日，我爸爸不知从哪里抄来一段话，再用万年历算出我已经活了13496天，发在家人微信群里，搞得我宛若新生一般。我觉得，口气软软的爸爸，我还真不习惯，就像我又回到小时候了。